



# 包身工的仇恨



# 包身工的仇恨

本书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# 包身工的仇恨

本书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.875 字数74,000

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258 定价: 0.22元

# 毛主席语录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青年，即使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## 编 者 的 话

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帝国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，用种种毒辣的手段残酷地压迫、剥削中国工人阶级。纺织行业的“包身工”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“包身工”这种罪恶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历史产物。当时，帝国主义采用商品倾销、开办企业等方法，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，致使旧中国经济萧条，农村破产，广大贫苦农民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一遇灾年荒月，生活就更加艰难，被逼得卖田押地，卖儿卖女。帝国主义者看到这是一个掠夺廉价劳动力的极好机会，就派出他们豢养的走狗——包身老板，到农村去，勾结封建势力，威逼、诱骗贫苦农民把年幼（约八岁至十四岁）的女孩子“包身”给他们，到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里做包身工。

包身工的包身期限一般是三年，包身费只有二、三十元，还要分几次支付。包身期间，由包身老板供给极恶劣的膳宿，工资则全部归包身老板占有。使用包身工除了工资低，便于“管理”外，还可以降低工人的工资和解雇更多的成年工人，进一步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。所以后来除了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以外，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办的工厂也大量使用包身工。

包身工实质上是“卖身的奴隶”，她们过的是十分悲惨的

生活。她们没有丝毫政治地位，没有任何人身自由。上下班则象犯人一样，由包身老板押送，平时不准和外人讲话，甚至连亲人来探望、通信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！包身工毫无生命保障，资本家、包身老板把她们当成会说话的工具，稍不称心，就任意打骂，甚至打死，也不算犯罪。所以有很多包身工就被活活地打死！按规定，包身期是三年。可是，凶残的资本家、包身老板为了从包身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，总是要尽阴谋，拖延包身期，有的长达八、九年之久。在厂里，包身工们和成年工人一样，每天被迫累死累活地干十二个钟头以上的活，星期天还得延长三个钟头，拿的却比成年工人低得多的工钱，回到工房里，还要给包身老板做家务，吃的却是照得见人影的烂菜皮薄粥汤，睡的是臭虫成堆、蚊子成群的“鸽子笼”，二、三平方米的小房间要挤一、二十个人。身上穿的是破烂不堪的百衲衣。这样的非人生活，谁也难以忍受，何况是年幼的小姑娘呢？因此，许多包身工进工厂不久就被摧残得皮包骨头、身患重病，被夺走了幼小的生命。

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包身工血泪流成河，仇恨满胸腔！她们不甘心做奴隶，为了砸烂吃人的社会制度，她们多次进行反抗斗争，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富于斗争精神的优秀品质。后来，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道，用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彻底铲除了罪恶的“包身工”制度，受尽苦难的包身工才获得了翻身解放。在这支伟大的斗争队伍里，就有昔日“卖身的奴隶”——包身工。

今天，罪恶的“包身工”制度成了历史的陈迹。青少年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，幸福地成长。但是，要接好无产阶级革命

事业的班,还要使他们理解旧社会的本质,理解旧社会阶级剥削的关系,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,不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,更深刻理解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,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。这就是我们编写《包身工的仇恨》的目的。

这本书包括十二个小故事,根据老工人的回忆对比材料编写成的。分别从几个侧面反映“包身工”制度的罪恶,如包身工的来历,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,等等。也反映了包身工的反抗斗争情况。

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上海第二棉纺织厂、第六棉纺织厂、第七棉纺织厂、第十二棉纺织厂、第十九棉纺织厂、第二十二棉纺织厂等单位。在编写过程中,得到了其他单位的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,谨此致谢。

一九七三年九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包身契.....      | ( 1 ) |
| 写“号头”.....    | (11)  |
| 接头.....       | (18)  |
| 厂门.....       | (25)  |
| 一件花衣裳.....    | (36)  |
| 病房话今昔.....    | (44)  |
| 信.....        | (54)  |
| 一元钱的故事.....   | (62)  |
| 皮榔头前话血泪.....  | (74)  |
| 工资单.....      | (88)  |
| 星期天的怒火.....   | (96)  |
| 痛打“黑甲鱼” ..... | (103) |

## 包身契

旧社会，工人不如一棵草；新社会，毛主席把咱工人当成宝。这句话说明了我们工人阶级解放前后政治地位的深刻变化，道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切身体会。

我是一个退休的纺织女工，每当我看到挂在墙上的“退休证”，就会想起解放前那一张血淋淋的“包身契”。

我出生在江苏泰州一个贫苦农民家里。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，父亲和母亲虽然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累得腰弯背驼，但是，一家人还是连糠皮都吃不上。因为生活所迫，父亲只好咬咬牙把哥哥、姐姐送到恶霸地主贾善人家去放牛、喂猪，把妹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。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就连这样的日子也不让我们过下去啊！我十岁那一年，母亲被折磨得病倒了。为了替母亲治病，父亲不得不向贾善人借了二斗谷子的高利贷。然而，母亲还没有吃到药，就含着悲愤离开了人世。接着，哥哥因为逃壮丁，被伪乡长开枪打死。第二年冬天，贾善人来逼讨那二斗谷子的高利贷，看见我们没有东西还债，就逼着我父亲去替他修房子。父亲年老体衰，他战战兢兢地爬上房顶，两眼发花，脚一软就摔了下来，跌得头破血流，伤腰断骨，从此就卧床不起了。这样，我们家被地主阶级逼得更没有活路了。

就在这当口，有个叫何新长的家伙从上海来到我们村里。这个狗苟蝇营的何新长是贾善人的连襟，原是个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，后来到上海当了包身老板。他这次又是来招收包

身工的。

这天吃午饭时间，何新长贼头贼脑地来到了我们家，一进门，看见我们在吃糠咽菜，他挤了挤老鼠眼，假惺惺地说：“你们怎么吃这种东西？实在太苦了！”说着，伸出了套着两只金戒指的手，摸了摸我的头，“这不是兰英姑娘吗？长得这么高啦！嘿嘿……”我嫌恶地把头一歪躲开了。何新长阴笑一声，对我父亲说：“你这个做爹的怎么舍得让孩子在家里吃这个苦……我看，还是让她跟我到上海去做工吧。上海可是个好地方，那里吃的是白米饭，住的是大洋楼，穿的是花衣裳，真是人间天堂啊！”我父亲知道，这个姓何的找上门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存好心，便闭上眼，不理睬他。何新长碰了个闷头钉。但他还是死皮赖脸地说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应该帮忙嘛。姑娘包给我，三年里供吃供穿供住，你还可以拿到一笔包身钱，这样的好事上哪里去找？三年以后，姑娘就可以往家里寄钱了。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。我是看在乡亲的面上，要是别人，我还真不管这个闲事呢！”说到这里，何新长从衣袋里摸出一些银元，放在手上掂了掂，然后送到我父亲面前：“怎么样，想明白了？这是三担米钱的包身费，你先拿去治病，这样大人孩子也不必挨饿了……”他见我父亲毫不动心，就凶相毕露地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今天我是进门容易出门难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小姑娘我是包定了！……你不要不识好歹！”说完，他拿出一张纸来，放在我父亲的床板上：“这是包身契，你在上面盖个手印，有个凭据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……我念给你听听：包身期限三年，三年之内不准家人来看，也不准回家……期未满离走要贴还伙食费……停一工补三工……生病死亡听天由命……”念完，一把抓住我就往外拖。父亲气得直咬牙，指着

地痞流氓何新长骂了一声：“狗东西！”就昏过去了。

我记得，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，我和同村的三个小姐妹，还有邻村几十个小姐妹，被何新长押送着上了船。到了上海，一下船，何新长就把我们领进了曹家渡一家纱厂的工房。说是工房，不如说是魔窟：一排排的“鸽子笼”，又矮小又阴暗。住在里面，就象坐牢监，一点自由也没有。当天，何新长就铁青着脸，向我们宣布了“家规”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们一切都要听我的，不准乱走乱跑，不准与外人说话，不准往家里写信，不准与家人会面……谁要是违反了我的规矩，嘿嘿，可别怪我不客气！”何新长的“家规”连我们说话的权利都剥夺了。

不仅如此，包身老板、拿摩温还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，用种种刻毒的手段残酷地迫害敢于反抗他们的包身工。

平时我顶撞过拿摩温，她早就想找机会报复。有一次，我上夜班，她就是一些难做的坏车子派给我挡，而且又额外多派了两台车。活非常难做，断头特别多，我忙不过来，有几台车实在来不及接，就停了下来。拿摩温跑过来，从车上拿起一只梭子，狠命朝我的眼睛戳过来，嘴里还连声骂道：“停台这么多，你眼睛瞎啦！”我来不及招架，被戳得鲜血直流。老工人赵阿姨看到后，连忙替我揩掉血迹，又帮我把机器开起来。我忍着痛被迫干到下班。在回工房的路上，意外地遇见了在码头上做小工的远房叔叔。我一把拉住他说：“三叔，带我回去吧，再干下去就没命了！”三叔看着我骨瘦如柴的身子和被戳伤的眼睛，愤恨地说：“我去找包身老板算帐！”第二天晚上，三叔来了，他对何新长说，要把我带回去。何新长当即拿出包身契，对我三叔扬了扬：“这上面写明包身期限三年，中途不能回家。这可是黑字写在白纸上的！”他说到这里，见我三叔紧握双拳，

有点不大好欺侮的样子，便奸笑着说：“不过，要领回去也可以，你把包身银、伙食费统统还清了再走。”说着两手一摊：“一个铜板也不能少！”我三叔是个穷工人，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呢？何新长又开口了：“没有钱想来领人，哼！”这时，几个狗腿子拳打脚踢，把我三叔赶了出来。三叔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，指着何新长：“你坏事做尽，不会有好下场，你等着吧，总有跟你算帐的一天！”

还有一件事，更是叫人气炸了肺。有一天，下了班我们朝工房走去，路上有个流氓钉着一个叫秀英的小姐妹，说了一些下流话，被秀英痛骂了一顿才悻悻地溜走。这事被何新长看到了。他一口咬定秀英是同那个流氓“轧姘头”。秀英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冤屈？她顶了何新长几句。狠毒的何新长当即把她吊在树上抽打。为了“杀一儆百”，他打够了以后，就把我们叫到一起，豺狼似的嚎叫着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告诉你们不能乱说乱动，现在她竟敢轧起姘头来了，这样下去还了得！”说着甩甩袖子溜了。看到秀英被毒打得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我们都恨得直咬牙，真想咬何新长几口！我们连忙把秀英抬进工房，放在稻草铺上。只见秀英睁大眼睛，说了一句：“姐妹们要给我报仇……”含着满腔仇恨死去了！

秀英被打死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乡下，秀英父亲和哥哥赶到上海，向何新长要人。但何新长仗着有帝国主义分子的撑腰，买通伪警察局将秀英父亲和哥哥关押起来。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，衙门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。法庭上，狡猾的何新长又拿出包身契，强词夺理地说：“包身契上规定包身工在包身期内生死听天由命，概与本人无关。”伪法官受了贿赂，不但定判杀人凶手无罪，反而训斥秀英的父亲和哥哥说：“有

契约为凭，不得再无理取闹，如再惹事生非，定要依法惩办。”秀英的父亲和哥哥一听火冒三丈，当场怒斥伪法官：“杀人者无罪，受害者反而犯法，你们行的什么法！这个仇总有一天要报的！”伪法官理屈词穷，只好蛮横地一拍桌子，命令伪法警把他们父子俩赶了出来。

何新长就仗着一张包身契，仗着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者，活活地打死了秀英，又打“赢”了官司！

秀英死后，我和姐妹们就更加仇恨狼心狗肺的何新长，经常商量着反抗何新长残酷压迫的办法。最后我们决定，要想尽办法，冲出这黑暗的牢笼！

有一天，利用上夜班的机会，我掩护同村那两个小姐妹跑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下班回到工房，只见何新长双手叉着腰，象疯狗似的站在门口，见了我就问：“还有两个哪里去了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不知道！”何新长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：“你不知道？她们跟你是同村的，又在一起干活，你装什么糊涂！”我心里想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对你说出真情来的。我愤愤地反问他：“同村犯什么法？在一起干活有什么罪？”何新长歇斯底里大发作，打了我两个耳光，将我拖到隔壁那专门折磨我们包身工的小黑牢里去。叫狗腿子按住我的头，强迫我跪在破碗片上。碎碗片扎进我的膝盖，鲜血流了一地。这时，何新长朝我嚎叫道：“你招不招？”我的回答还是三个字：“不知道！”何新长见硬的不行，又要起软的来：“你还是招了吧，招了就不要吃这些苦头。你要知道，上海滩到处都有我的拜把子弟兄，她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的。她们躲在什么地方，你领我去找，我以后可以不罚你的工，到了三年就按规定让你满期，怎么样？……”我只当没听见，一语不发。何新长见我硬的不怕，软的不服，

便又凶相毕露地吼道：“他妈的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。”他把头向狗腿子一摆：“拿绳子来。”狗腿子拿来绳子，把我双手反绑起来，在背后插一块硬牌子推出去示众。从曹家渡一直走到大自鸣钟。何新长把我绑在路旁的电线杆上，问我：“她们躲在什么地方？你说不说？”我还是一句话：“不知道！”他恼羞成怒，挥起鞭子，没头没脑地朝我打来。我咬住牙，忍住痛，眼睛里喷射着仇恨的火焰；我昂着头，挺着胸，放开喉咙喊道：“这鞭子，我活着记在心上，死了刻在骨头上！”

这时候，我们厂里的一些工人路过这里，看到何新长又在迫害包身工，便把何新长和他的狗腿子团团围住，齐声喝道：“住手，不准打人！”这声音犹如晴天霹雳，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。何新长看着愤怒的工人，吓得惊慌失措，目瞪口呆。但是，他突然象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，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包身契，说：“她是我买来的包身工，有契约为凭。她触犯家规，要骂要打由我，关你们什么事！”说着，他又举起了鞭子……

一个老工人抢上前去打掉何新长手上的包身契，又夺过他的鞭子，大声喝道：“我们工人不是奴隶，你狗仗人势，欺压工人，我们就是要管！”周围的工人也都怒吼道：“不准打人！”大家挥舞起拳头，冲向何新长……

我抬头一看，那个带头怒斥何新长的老工人就是赵阿姨。我象见到了自己的妈妈一样，扑在赵阿姨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。赵阿姨用手理着我蓬乱的头发，用衣襟揩干我的泪水，说：“挺起来！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何新长这类坏家伙统统打倒！”

赵阿姨的话说得我全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……





说起赵阿姨，又使我想起一件难忘的事来了。

一次，我得了肺病，不断地咳嗽、发烧，有时还吐血。我病倒了，何新长还逼着我去上班。我说：“我做不动。”何新长说：“做不动也得做，休想偷懒！”他把我从地铺上拖起来乱打。我忍无可忍，把一口带血的浓痰朝何新长的狗脸上啐去。他揩着脸上的痰，骂道：“好呀，你……”他把我绑起来，用一块破布塞住我的嘴，用皮鞭子狠命地抽打。我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。被折磨了足足三个小时！

从那以后，我好几天一直闭着眼睛，紧紧地握着冒冷汗的拳头。我想，我一定活不长了。小姐妹们下班回来，偷偷地给我送来半碗粥汤。后来，赵阿姨从小姐妹那里知道了我患肺病又惨遭毒打的消息，她千方百计搞了一些草药叫小姐妹们带给我。我在赵阿姨和姐妹们的护理下，伤和病慢慢地好了，终于保住了一条命。……现在，赵阿姨又一次救了我！

后来我和同车间的两个小姐妹在赵阿姨等老工人的帮助下，才冲出了魔窟，摆脱了那沉重的压迫。

.....

春雷一声，迎来解放。中国共产党、毛主席拨开了乌云，使我们见到了太阳。牛马不如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。恶贯满盈的何新长和那些罪大恶极的坏蛋被我们镇压了！

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，解放后，我在政治上翻了身，当家作了主人。在党的培养下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连续几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还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出国去访问。更令人难忘的是我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。生活也一天更比一天好了。现在我退休了，但是思想不能退休，我还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